



“戏保人”还是“人保戏”

——从音乐剧《大状王》谈起

◆ 朱 光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扎根话剧制作的音乐剧,与自电视综艺《声入人心》起迷恋歌手的歌迷,两股发端自“两级”的“能量”在香港话剧团酝酿十年的音乐剧《大状王》这个“中点”“相撞”。音乐剧铁杆观众中有人开始反思——音乐剧,是去看剧,还是去看人?

西方戏剧(话剧)的根基,源于古希腊戏剧。在这25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前2000年都在力求叙事和价值观传递,发展到17世纪产生了歌剧——以歌唱叙事顺带抒情。这一脉越来越关注观众的情绪价值之后,就有了轻歌剧、音乐喜剧等音乐剧的“前身”。

西方戏剧的评奖标准里,Drama与Play是两个赛道。托尼奖的评奖项目里,对应Play的就细化为“喜剧和音乐剧”。因为有着2000多年的演剧经验,西方音乐剧,恰恰是试图在创作者与观众之中“玩跷跷板”的剧种。而理性德国、浪漫法国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各自“痛苦”与“快乐”的配方及其配比是经过数十年的锤炼后成形,十几年前开始输入我国市场。

“中国音乐剧”确实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名词。即便三宝等堪称中国音乐剧“先锋”为艺术鞠躬尽瘁差点成“先烈”,但是其20年前就首演的音乐剧《金沙》的观众总数,肯定远远少于7年前综艺节目《声入人心》的观众——这批看大屏小屏的观众积累至今,把灯牌带进了剧场。在剧场界,音乐剧迷近年来异军突起,拓展了剧场的市场,也带来了各种讨论。最集中的讨论就是“盲卡”“换卡”——他们看剧的焦点,颇像“回归”到中国戏曲的

百年前盛况:看戏,就是看角儿。

戏曲界有句行话:“戏保人,还是人保戏?”意思是戏足够好,换演员也没太大问题;如果戏不够好,那么就得靠天才演员来抓住观众。中国音乐剧几十年来基本处于“野蛮生长”的非职业乃至非专业状态,当前大部分作品都是“人保戏”——靠“才貌双全”的男演员力挺。故而,中国音乐剧观众的焦点,独立于全球音乐剧观众之外。换演员,对于绝大多数中国音乐剧观众而言,等于“要退票!”

中国音乐剧创制团队九成以上是民营院团——这就意味着他们最大的经济回报就是票款,因而“观众也是上帝”。天长日久之后,“人保戏”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保戏”的要求显得越来越符合经济规律。从戏剧本身的品质而言,“人保戏”等于这部戏有“硬伤”。而大多数中国音乐剧或多或少都有“硬伤”,所以音乐剧迷即便感觉“被割了韭菜”,但惦念着“才貌双全的男演员”,在感情上还是想看下一部。

香港话剧团的音乐剧《大状王》,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了香港话剧团的首次内地巡演。

《大状王》是香港西九文化区委约香港话剧团的原创粤语音乐剧,2022年香港首演,2023年上演第二轮。这就是香港话剧团应该制作的剧目——首先,它具备粤语文化的特色。粤语音韵丰富,更适合唱出来,这就是有些观众觉得该剧“像戏曲”的原因之一。其次,该剧内容既基于广东四大状师之一方唐镜——历史上确有其人,又让人直接联想到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七品芝麻官》——具备当代表达的“集体共鸣”,所以其内容距

离大众很近。再者,这部音乐剧的音乐风格,并非简单的传统粤剧当代化,而是清晰地按照剧情和人物需要区隔——推进剧情时的叙事曲风接近粤剧的轻松悦耳旋律性强,表达人物内心的抒情段落则接近西方音乐剧的华丽,半音阶增多,当代流行的艺术性加强。如此一来,该剧的音乐部分中西合璧、情感与叙事兼顾且都很饱满。作曲高世章认真数了数:“这部音乐剧的曲风有27种……”与此同时,音乐剧的舞美秉承戏剧(话剧)舞美的风格,凝练而蕴含气象万千,看似一个长方形转台,但是可以演绎山海。

至于唱功——确实按照全球音乐剧演员的技能重点,音乐剧演员首先是一位演员,一位合格的戏剧(话剧)演员;其次,能歌善舞是加分项。香港话剧团的演员多半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受到的基础培训接近戏剧学院,毕竟,戏剧表演是所有表演的基础,正如戏剧叙事是各种舞剧、歌剧、音乐剧乃至儿童剧的底层逻辑。因而,在“唱功”方面,《大状王》的演员与中国音乐剧的观众期待,不那么匹配。

有关“巡演”与“卡司”,这是数百年来,每个火红的剧团必然会遇到的“剧团运筹学”。演戏的是人,是人就会有风格差异,是人还可能头疼脑热——所以才会有ABCD角。凡是管理过团队的人都懂得方案也要做ABCD备份。自从2年前,网络呼声期待《大状王》来内地巡演起,从未做过巡演的香港话剧团就做了ABCD方案——如何在确保香港本地剧目上演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同时能应内地观众的呼声实施巡演计划。因而,在整个戏剧创作与院团管理与国际接轨的香港话剧团,就按照国际上的巡演惯例,开始招募演员,充实巡演团队。

于是,问题又回到原点:戏保人,还是人保戏,你怎么选?苏格拉底已经给了答案。



博物馆的冰与火

◆ 风 伶

5月有“国际博物馆日”,6月有“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七八月暑假里,正是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旅游并参观当地博物馆的好时机,了解祖国文明历史,拓展视野,并增长知识。

我也确实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参观了许多省市级以及一些专业博物馆、研究院,发现了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国家级、省级的博物馆资源最好,在节假日往往一票难约,比较热门的有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

在兰州市看了甘肃省博物馆,虽然是工作日,馆内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每个展品前都人头攒动,尤其是“超级巨星”铜奔马,三足腾空、蹄踏飞鸟,要拍一张中国青铜艺术杰作的完整照片不容易。

甘肃省博物馆内汇聚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珍品,从佛教艺术的瑰宝到古生物化石等各类珍贵文物,从远古到近代,实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出馆后,看看时间比较充裕,直接预约了兰州市博物馆。随后开车前往,发现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博物馆规模较小,不支持外来车停放。我只好悻悻离开。

次日再去,到了里面发现,参观者寥寥无几。兰州博物馆开放的展馆面积不大,一个院子三个方向,展品也不算多,

一个小时内可以仔细参观完,展品丰富程度与甘肃省博物馆不可比。兰州市博物馆很多珍贵文物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向社会征集而来。特色展品是以马家窑文化为主的彩陶,明清甘肃地方名人书画以及白衣寺塔藏文物,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似乎还欠缺了些。

这使我想起了前两年去石家庄,两个相距不远的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和石家庄市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有十多万件镇馆之宝,比如金缕玉衣、长信宫灯、战国灯具十五连盏铜灯、中山王铁足铜鼎、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等,这些穿越千年的国之瑰宝,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看完省博再去市博,明显地相形见绌。

但也不能就此定义市博一定冷。比如沈阳市博物馆,我也是在辽宁省博预约满的情况下改去的,却发现远比我想象得好,在省博和沈阳故宫两者的“夹击”下,依然令人眼睛一亮,心生欢喜。这是一座全面反映沈阳地域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除了镇馆之宝金面具外,将大家较为熟悉的清文化作了主题展,八旗、掐丝珐琅制作等十分养眼,可以搜索的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四个模块互动,做大了文章,吸引了很多人。

还有大同市博物馆,近来研学旅游人气很旺,网红的“北魏蓝”成为其迷人的底色。

确实,在实力雄厚的省级博物馆的“顶流”资源下,市级博物馆要想“生存”得好,不能与之同质化,必须进行差异化定位,彰显特色,在创新上下足功夫。比如大同市博物馆深入挖掘文物的多重价值,倡导让“文物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通过老师现场讲解馆内含有莲花纹饰的文物,普及莲花纹饰的发展演变,通过绘制、裁剪、涂胶、烘烤、串链等流程形成的首饰,让参观者和学生参与其中,产生兴趣。有些博物馆设置了放映厅,播放文物的纪录片,坐着观看文物历史故事,常常人满。

现在的手机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咖讲述博物馆内的文物故事,特别受欢迎,一件件文物,在他们的讲述中鲜活生动起来,历史事件不再遥远。那么,资源没有特别强的博物馆是不是可以多想,可以整合什么样的公共资源,用什么样的营销策略来突破目前的困局,吸引到参观者呢?

我以为,冷与热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博物馆日渐受欢迎的今天,只要肯动脑筋、花心思,不断推陈出新,总归会找到合适自身发展之路,给人们带去更广阔的视野。

本月,“全国第二届书法小品展”与“名家翰墨三百年展”先后在上海举行。

“名家翰墨三百年展”是一个很有历史分量和艺术承载的展览。中国书法三千年到三百年,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也是一个书法艺术史上的大转折,这样一次实物性的展览,可以说是很有标本作用、理论意义、学术价值的。“全国第二届书法小品展”则凸显了流派纷呈的书风与正草隶篆兼具的书体,生动地反映了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整个书法史来看,从晋代至宋元明清初,实际上一直是帖学时代,无论是陆机的《平复帖》还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及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均是帖学经典。这既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清初到乾隆年间,帖学开始萎靡,这既有历史成因,也有社会的现实原因。书法帖学因长期服务于科举需求,形成了较为呆板的馆阁体。所以在清代中期,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为书法的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的艺术资源。特别是包世臣《艺舟双楫》的问世,形成了清代中期第一次碑学冲击波。这个碑学冲击波的形成,在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既是南北书风的大融合,又是书体变法创新的大拓展。

在三千年书法史中,至三百年这个历史转折点,碑学的出现既是一种文化演绎的必然,也是艺术发展的逻辑对应。正因为这样,碑学的兴起,是中国书法的一次再出发。

碑学的兴起,它尽管是一种书法创作方法上的艺术转变与书体演变形式上的笔墨突破,但是碑学最大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是令金石精神演变为一种民族精神,这是清末民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时代性的觉醒。其主要代表与推手就是海派书画篆刻领袖吴昌硕,他倡导“食金石力,养草木心”,“强其骨”而“殊从容”,从而在那个外族入侵、积弱积弊的年代高扬起自强不息、奋斗不息的金石精神,并成为那个时代全体艺术家一面精神的旗帜。

书法小品,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曾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相当辉煌璀璨的史诗。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颜真卿的《乞米帖》直至苏东坡的《天际乌云帖》等均是传世的书法小品经典。书法小品回归日常书写,更注重于笔墨的遒劲细腻,线条的精湛精到,结构的严谨和谐,章法的疏密有致,气韵的丰约雅逸,语境的生动深邃。此次书法小品展令人欣喜地看到了在书法艺术整体上的提升与创作水准上的群体性提高,让书法真正回归到书写的本体上,凸显了良好的创作生态与纯正的笔墨追求,有效地抵制了那种诡异怪诞、粗制滥造的书风。在整个书法小品展的正草隶篆诸体中,均运笔凝练劲健,法度雅正精妙,墨韵昂扬郁勃,气势爽朗奇崛,风格渊源有自,书意格古韵新,从而显得小品不小,方寸乾坤,气象万千,具有当代艺术的引领意义与创作的推动作用。更令人惊喜的是这次书法小品展有不少书坛新生力量,特别是青年书法家的加盟,他们的作品艺术取法正脉,基本功深厚,从而在优秀传统的发扬上和当代书法践行的取向上,呈现了一种清新的创作态势和高远的笔墨导向。

在名家翰墨三百年的时空中,海派书法是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现象,以其勃发的审美创造力和强大的艺术包容性,呈现了一种开放的笔墨意识、先进的创作理念和活跃的流派群体。双展同时在上海举办,从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海派书法传承有绪、气象正大的特点。名家翰墨三百年的艺术贡献和历史作用对当代书法依然很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当代人当赓续使命、守正创新、不负时代。

传承有序 气象正大
——谈谈海派书法的传承与发扬

◆ 王琪森